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徽宗宣和元年起居郎李綱論水災狀曰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渰浸民居廹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

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

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
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
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
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
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
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
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
瞽仰禆聖慮之萬一

納入論水災便宜六事狀曰臣近嘗奏請以水為患乞賜燕閒數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蒙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惷謏聞不立宣黙惟知仰戴陛下以國家為心比見積水暴集過適輒以私憂過計觸冒狂瞽情迫意切言辭不倫觸寢意以讞言自千萬遣之咸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為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

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博
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
湯於旱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為福易
沴以為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
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廟筭之審
優降御札處分疏導通決勢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
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以謂水災旣退之
後則尤未可以謂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實念

[illegible]患卷不換輒復安發昧死

[illegible]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

[illegible]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

[illegible]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

[illegible]城以兩京交流陂澤相

[illegible]兩濟不能吞納則決溢東

[illegible]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

[illegible]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

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為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為長隄以制其衝其意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

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為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

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革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内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

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迨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

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寖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致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損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

諸幹官吏僱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行為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謂僱糴計之備孰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材識淺陋文字疏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財幸下臣章奏熟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從未賜答錢之詳惟復自賜界非天聽俯鑒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黄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憑陵都城久未退
息厥異甚大誠不可忽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
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
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
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羣臣負土石以先
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
刑擇材智而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概
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

所以嚴守禦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脩省中之誠意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謹不勝激切惟陛下財察

[illegible]又因召對曰臣昨任左史[illegible]錢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illegible]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蓋[illegible]之所以聖人[illegible]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

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

欽宗靖康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聞陰盛則陽衰陰消則陽長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退聽之時又陛下誕生之月宜乎陽德方升昭明盛大陰所不能揜者自數日來天氣清寒日色微薄濃雲不開霿雨繼作其故何哉蓋陰有以蔽之也臣嘗原其所由謂敵人之彊耶然前日敵兵在外圍迫京城而日景晏温清明自若今既欲講和好稍稍遁去恐咎不在

敵人也謂女謁之盛耶然陛下即位不邇聲色後宫嬪御不過三二百人亦無位號隆重者此中外所共知恐咎不在女謁也以臣料之奸邪去之未盡而大臣不和百司苟玩皆陰盛之象此不可不知也自崇觀以來諛臣佞士務為夸淫之說媚悦人主未嘗有敢言災異者往往以臘月雷為瑞雷三月雪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讚者有之矣夫災祥咎異雖治世不免此天所以警懼人君欲其修德以銷天變也豈可諱而不言哉臣今

日區區首論及此蓋不敢復效諛佞之徒以欺陛下聰明也臣聞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數輩其為奸邪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民思食其肉今雖各曾行遣然或處善地或全腰領其子孫親戚尚有未曾盡行竄殛田宅物產尚有未曾盡行籍沒若是豈非奸邪去之未盡耶陛下謙虛退託以待臣寮而宰執忿爭上前無所畏避或詆毀同列或中傷善良豈非大臣不和耶陛下勤儉祇恪留心萬幾羣臣尚仍舊態不能服勤職事至有人主

假日猶御便殿引對臣下而百官有司却作休務豈非百司苟玩耶臣願陛下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數輩重行誅戮其子孫親戚並當流竄田宅物産並當籍没以快天下之心則四海歡欣鼓舞自足以召和氣而陰霪寒淫之咎無有不殄矣然後下臣此章告諭大臣各務協心盡力以輔贊聖明絶其私心平其宿憾而百司庶府亦當察其奸邪怠惰不切奉公者特與懲戒如此則不至於君弱臣强君勞臣逸足以使陽德昭升陰氣

消伏矣然此雖小變未足深憂臣必以是為言恐陛下忽此而不以為戒也又況蠶麥適時若陰雨不止不能無損亦不可不謂之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不勝幸甚

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民間多言近日彗出寅位臣雖未嘗親覩要之天垂象所以示警戒于下也彗者除舊布新之謂若能恐懼修德改革弊政退斥小人引用君子不惟可以弭災變轉禍為福亦在於此矣昨

崇寧大觀間彗星兩見太上皇恐懼改革之意見於當時詔令赦文可覆視也然而羣小滿朝閹宦内助正人擯不得用政事終不得改蔡京大惡也逐之未久而復召況肯逐小惡者乎張商英未為甚賢也用之未久而罷逐況肯用大賢乎黨籍雖毀而禁錮益牢言路雖開而排塞益多忠鯁諫官盡謫逐使太上皇不聞身之過失參今古之治亂是以天意譴怒敵人深寇黎庶驚懼遂傳位陛下陛下亦念之乎臣竊思之陛下即位以來躬

行節儉視民如傷非有過咎形于多方而天變復見者
陛下欲行善政多為左右鐫改蓋今所用之人乃昔日
之人也所施之政猶昔日之政也名為進用賢者而賢
者之言未得盡行名為疎遠小人而小人之欲率皆如
志又況陰害正道顯倡邪論欲復祖宗百年之成法而
至今未能復欲去蔡京紹述之姦說而至今未能去致
使陛下仁政不得施于朝廷仁澤不得流于寰宇故上
天昭告如是以此見天之愛陛下之深也書曰惟先格

其承順者[illegible]陛下體天之敬[illegible]新以正其事則天下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其後今月[illegible]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詔書節文[illegible]虛文不能應謹告之實[illegible]天下父天而母地兄日月[illegible]賢子凡有謫見不[illegible]未至者乎臣伏思陛下即位以來總歷三時天下之民拭目傾耳如旱苗

之得甘澤餓夫之望美食雖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京貫規模未改於章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皆已行臣恐皇天昭昭在上有所未孚也京貫用事二十餘年京變法度於內貫壊邊鄙於外王黼益之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法度非祖宗之法度亦非熈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模也今日之邊鄙非祖宗之邊鄙亦非熈豐之邊鄙乃童貫之施設也陛下守蔡京之規模而不改遵童貫之施設而不除在廷之臣懐畏避而不敢輕言疎遠

之人希榮利而不敢輒議而欲致休祥召和氣豈易能
哉蔡京為相恣為紛更祖宗熈豐之法無一事不遭變
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不為害者也若悉舉而具陳之
雖窮年閲月有所未徧況於尺牘之間而能盡其萬分
臣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政四事言之夫養兵
之制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宣武因之以為
帝都者也財用之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陜西五路今日
以為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凡一遇敵無

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離亂相尋周世宗自斬宿將樊愛能等知藝祖神武俾治軍政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鋭無前之衆當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過數萬人六七年間南取淮南北定三關謳歌者有歸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四海也故皇城之内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内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造朝入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負糧兩

石不得雇代以関其力諸班娶妻則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太祖臨幸之諸班之妻盡取女子之長者欲其子孫魁傑世為禁衛而不絶也太祖嘗謂雖京師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其養之教之親之愛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加之深思遠慮為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郡縣鎮但係河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三數千人重内制外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為相思復三代民兵故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

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營壞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十萬人也其後蔡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充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鬻食於市强者負擔於路高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之地今為兆籞甲第矣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十以待暴客陛下以萬乘之尊威

懾四海而皇城之内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近畿輔郡兵將備禦殆同戲事一有邊警則遠追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載罹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勞憊者十已四五萬一南方鼠竊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待之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豈可再致是動天下之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臣略言養兵非祖宗之法者也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王之都皆可考矣唯宣武

之為都獨自朱梁而始晉天福末就糧而遷焉祖宗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宿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足以給餉也故仰東南之運以養之東南運漕取於六路年額六百餘萬石其資以為本者三船也倉也鹽也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以六千船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故不勞而能辦其後漸廢至章惇為相船秪四千而撥東河之船運西河

之石每大石升船一舟輒壊比及運畢壊者過半蔡京更改法度廢為直達此船法壊也祖宗置眞楊泗倉名曰轉搬六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髙淺冬月潮小水不登應則閉閘而不通故眞州置倉以卸之潮大放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糴儲於倉中加息充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歲課應期而敷倉木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營造中間雖復興起曽不足以庇風雨而

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益之求矣此倉法之壞也臣竊觀蔡京之姦謀困民之大害無甚於鹽法者祖宗河北之鹽不榷以利河北之民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東南收稅上供委鹽六路以暗為六百萬石之本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充足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額蔡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鹽利歸之中都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利於榷貨故中都豐足而

三邊匱矣西北之糧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繕治而河北之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搬輦鹽貨不得耕織者不知其破幾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巡門散鹽以及茶礬吏緣誅求騷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況有六路轉運司直供運漕之歲額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山積其間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資鹽利以為用未敢遽言之哉然而祖宗熙豐之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當時未収鹽利也國用

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祖宗之經入法度有所未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求興復之裁省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運漕如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祖宗之强臣恐未可以歲月冀此臣畧言運漕非祖宗之法者也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神宗皇帝聖文神武將大有為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二

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斂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為戶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隷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隷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諸路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羡餘百姓常稅不納而急橫賦諸縣歲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為二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蔽以姑息苟且取急

於一時貪污之吏竄名詭冒猾胥頑民亦中分而有之
斂取之時辭訴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財殆
將竭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為振舉之職天下詭冒之獄
不勝其誅罰也編户民財不勝其斂取也如此則常平
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
竭天下貨財不知其失陷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青
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畧言財用非祖宗舊法之
法者也陝西秦鳳路祖宗開拓鞏州矣熈豐之時人闢

熙河蘭會州以為熙河路阻河為界設為三關平土畫
戎可以耕牧甚美功也神宗皇帝時有獻青唐之策者
神宗以為國家之外險而不取也神宗皇帝得青唐等
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漢蕃兩不屬之也蓋青唐之馬最良
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熙豐時買茶馬司大
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百千之馬歲以蜀茶易馬
一萬匹以三十年為率則國用馬常四十萬矣中國之
兵安得不強外裔之勢安得不弱自湟鄯廓州之入中

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蓋無幾矣神宗皇帝之不建疊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之蕃使耕牧於其間也疊宕之地既皆不毛而湟鄯諸州萬山塉瘠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貫仰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寨又於熈豐所棄之地建城而自以為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号請于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人市買口食乾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馬路逢蕃寇則多

致殺掠或得戎馬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
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為忠順神宗皇帝特寵異之
十一不滿勢必不為吾用此熙河之兵所以寡弱而不
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大夫見邊兵之凋弊則以
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未必及於東
馬蓋不見其強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西之
財百萬為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熙河而以三十萬供秦
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河之財十常七八以

供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常困竭陜西之諸路陜西之諸路常煩朝廷之應副而貽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為京師恃河北河東陜西以為根本故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則不横賦兵則不出戍鹽則不拘榷也自蔡京竭其財榷其鹽困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之蜂起今歳邊事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援救不足恃之以為强而陜西兵將尚為朝廷緩急之用則陜西之為根本明矣陛下安得不顧惜其根本

而封殖之臣料廷臣慮非不及於此自見兩責黨人棄地之罪畏懼常瞻前却顧而不敢言耳此臣略言邊防非祖宗之法度者也臣願陛下考復臣言而詳思之則陛下今日政事果悉舉祖宗之故事乎果因循京貫之規模乎京貫之惡天下無不欲殺之者葢以其蠧賊生靈蠹害國家以至於今日也借使京之鹽法不改貫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不可易臣恐其大不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廢在修弊起廢處之以中制新邊之

地不可棄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為成若夫養兵之制運漕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祖宗之法夫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于運漕如論運漕則于鹽法如論財賦則于常平如論邊防則于茶馬千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朝廷之肺腑必有奇材大略能為陛下處之者非臣踈遠之敢竊議也昔仲山甫周之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愛莫助之況聖君巍巍在上恭儉寅畏宵旰焦勞減珍味者七十品放宮女者六十

人常御便坐不奏音樂雖堯舜茅茨土階夏禹卑宫非食不是過也而臨御三時治功未進豈非有合周雅愛莫助之者乎恭惟陛下以繼體守文之時應創業垂統之運當以太祖之神武英斷戡定禍亂仁宗之仁慈納諫安養蒼生神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優游退託日復一日以緩事機也天下之事已遲三時矣昔禹惜寸陰況當救焚援溺之時而可以坐閲二十七旬乎且自古君臣必有道合德契披肝膽以相照雖骨肉之

親不可間也故商高宗以傅説為旱歲之雨劉先主以諸葛亮為如魚得水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書傳所載少有能兼將相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薦韓信者蕭何也唐太宗相房杜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濟英衛者房杜也陛下體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則廟堂敢措議於軍旅將帥得注意於功名廟堂之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若杜黄裳之平西蜀李德裕之平河北

指縱發策不離於樽俎而兩路平今朝廷人材豈無杜黄裳李德裕輩至於條令之未便官吏之貪污斂求之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毛舉小小監司郡守片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多繫聖慮哉臣年老多病待盡朝夕祈欲一言而首邱耳干冒晃旒惟陛下留神

侍御史李光論彗星劄子曰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觀乎天文以驗得失者誠聖王之先務也臣伏見近者彗出寅艮間躔度甚速此變易之大者或

傳朝廷用隂陽家説以分野言之為敵人滅亡之証此恐進諫之人以甘言諂辭媚悦陛下陛下輕信其説無復咎謝天譴之意則虧損盛德非宗廟生靈之福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蓋欲警戒人君使知恐懼脩省以應天變不聞以災異歸之吳楚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聞天心仁愛荆蠻欲其脩省也陛下萬一惑

於邪說凡天地變動各以分野言之則陛下之失自今以往誰復敢言蓋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修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凡所施為無非仰合天心下當人意者勤儉憂勞不聞有過然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皆當亦當窮究致異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治萬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卹姦邪之徒熒惑主聽者或未加察言路

駸駸復有壅隔之患則陰陽之和何時而致天地之變何時而息乎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能默默也冒犯天威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高宗建炎二年中書舍人滕康上奏曰去歲郊祀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

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

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中書舍人季陵上言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

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淩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宫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

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寃莫報不誅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

御史中丞張守論災異所自劉子曰臣伏凖詔旨以盛夏之月常寒久陰災異之來必有所自令侍從郎官以及臺諫條具闕失欲以應天變收人

心召和氣仰見陛下畏天之威遇烖而懼古帝王之用心也臣待罪憲府清問所及敢不竭愚慮臣聞天心之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則必出災變以譴告警懼之及其至誠修省則轉禍為福捷於影響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蓋不特有罪已之言而有責已之實也陛下罪已之詔嘗數下矣而天未悔禍恐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臣於去秋嘗奏疏願陛下居處飲食

動作享用每以二聖母后為念詞頗煩悉頗簡聖聽冀
不以一日南面之樂而忘萬里北狩之戚也勿謂九重
之邃外莫得而聞也正心誠意日慎一日則何患天變
之不弭人心之不固和氣之不至乎雖然高宗有鼎雉
之祥祖己訓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則事事欲其正也
臣請為陛下畢其說常寒久陰陽微陰盛之證也臣者
君之陰也外國者中國之陰也盜賊者凡民之陰也方
今朝廷不能制將將不能制兵强者怙寵有跋扈之風

慵者擁衆為偷安之計遣師而出則必廣求官爵金幣而後啓行無功而還則又泛第首級勲勞而邀上賞虛張軍數而冒請給陵轢州縣而取犒賜小不如意肆為欲攘凡此則臣强也敵人累年憑陵中夏連陷郡邑劇於破竹深入淮甸易於探囊止于山東偃然自肆涉此夏暑未有退期使吾選將厲兵固可襲取今則上下畏怯莫敢誰何凡此則中國微也狂寇潰卒蟻聚蜂屯大者數萬小者數千遠則星布于京西而不勝討近則鴟

張於淮甸而無所憚或陰懷窺伺而邀求要地或陽就招納而公肆剽刼凡此則盜賊强也陽微陰盛斷可見矣是以紀綱未立號令不行人心動揺國勢危蹙而當長養之時積雨彌月寒氣不收宿麥壊於垂成禾稼傷於方茂物價翔貴商旅斷絶秋冬之間敵騎内嚮盜賊乘之於飢饉之餘其禍可勝言哉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覩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蓋與前日未有異也俟其如今春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

雖斥逐大臣無捄於既臣又聞漢制災異策免三公故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而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為意輕丞相天變之來宰相豫任其責竊見其雖有勤王之功初無王佐之畧論其材能則辦一職而有餘論其器識則斡萬幾而不足筭計見效曽未及於前日豈不殆哉唐張守珪破可突干有功明皇欲相之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賞功乃止今其蓋以勤王入相

不幾於賞功乎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佐漢言宰相自有體也故黄覇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則功名損於治郡以人之才各有分極故也其人固未有顯過但經濟之畧未聞若以防秋在邇未宜罷免則臣愚以謂不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内推服公願以為相者親擢而並用之庶幾叶謀共計各效所長彌縫其失而正捄其災則天變亦可收和氣亦可召也昔汲黯在朝而淮

南寢謀杜黄裳為相而兩河尅復葢其威望鎮物精神折衝亦不必事事更張而臣下為之凛畏敵人為之竦讋盜賊為之退聽矣伏願陛下内極嚴恭寅畏以修其德外更選用輔弼以修其政人事既盡天心必歸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嘗為虚及其已至又無所及今日之事實繫存亡顧畏避不言之罪清議不容而觸迕權要之罪聖明必貸惟陛下留神不以為虚言則天下幸甚

守為殿中侍御史乞捕飛蝗劄子曰臣訪聞京西京東

飛蝗爲災上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恐失有秋蓋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其殺傷之怨薄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淳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徑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令人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殪慶歷四年六月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默禱上帝願歸咎于朕躬章得象對曰臣

不能輔理宣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
有上通天意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
之災勝妖以德以弭天變仍勅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
令併力撲除儻不失有年庶幾軍興之時國用民食不
至甚困天下幸甚
四年張浚乞修德選賢以消天變疏曰臣竊惟國家不
競患難洊至强敵憑陵海宇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
輿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敵

手黎元悲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比必欲昊穹悔禍旰旰獲安非君臣之間更相勉礪痛心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小人去讒佞屏聲色簡嗜慾崇節儉則昌以上應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若昔黄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然而卒能誅夷終歸平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門開公正之道天人嚮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化之寇戎不世之績是知應非常之

變必當得非常之人重念臣自叨殊遇深荷眷知雖事不辭難而功無可紀自知力小而任重徒能志大以心勞而況臣濫居政府以來天文失軌風雨不時敵人内侵盜賊多起蚤夜自省畏懼彌深欲隆希世之大勲必非微臣之可致伏願皇帝陛下念宗廟社稷之重憫邊陲黎庶之災敕已清心畏天念咎然後選求賢哲委付事功假以歲月之期漸圖興復之業俾臣乞身而去以畢餘生庶免顛隮仰負天地生成之賜不勝至願

浚為觀文殿學士上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有蝕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示以災變使之畏懼修省勉求為治人君脩德畏天則天心眷祐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數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興何患乎賢才之不至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紹興三十二年浚奏飛蝗為災狀曰臣今月十一日午後舟行出國門有飛蝗自北而南其長數里臣竊惟災異之起必有所因恭惟陛下即位之初厲精求治憂勞庶政豈容有此臣愚伏望聖慈益加欽畏以荅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以警勉于初助成聖德恢張皇業更乞延見近臣賜以清閒咨問時政必使澤惠實及軍民臣愚不勝拳拳

紹興元年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殿中

侍御史魏矼上言曰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懐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軋已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别邪正亟加進用

三年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知温州洪擬上奏曰法行

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羡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

侍御史張大經以旱應詔上奏曰人心不和有以致旱

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閲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踈斥憸腐抑絶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有能辦之者

吏部侍郎廖剛論救旱劄子曰臣聞金穰水毁木饑火

旱天數也雖堯湯在上水旱所不能免聖人惟不以天
廢人故恐懼脩省必謂已德之愆所致如湯以六事自
責是也夫以湯之為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檢身若不
及而不吝於改過寧復有如是之闕失者哉凡以畏天
之威罔敢怠豫而應之以誠如此是以雖有七年之旱
後世不以為天譴而皆歸之於數為其所以應之者無
不盡耳不然後世何獨私於湯哉比者連月不雨宸衷
憂惻食息不忘中外所共知也臣願陛下嘗試隱之於

心如湯所慮六事之失者儻有之乎有之而未能改則是應天之實未至雖禱祠庶事之備亦曰文而已矣非所以動天也誠則至矣過則改矣將無遠之不格無災之不弭斯須之旱又奚患焉亦取法於湯而已區區狂瞽之説惟陛下裁擇

剛為御史中丞又上奏曰臣竊惟旱暵之久聖心焦勞如臣輩備位言責固當有藥石之言上裨聖政之萬一而寡陋淺暗曾無以效其區區曷勝惶懼愧負之至然

臣竊意陛下朝夕省念求所以致旱之由殆將無所不至臣亦安敢嘿嘿自已臣聞先儒之論曰五行土制水土功興則水氣壅閼其證為旱邇來營造宮殿土木之役亦既經時然將以奉吾太母所不可已者行且訖工臣不復敢言若乃運河淤澱二十餘年今者遽欲濬治自杭至秀凡百餘里工力以數十萬計乃欲取辦於殘零廂兵與道路之游手限以半月可不謂之使民疾乎畚鍤之事若實游手決不能辦其勢必科夫於人户名

為和顧游手因以救飢其實皆南畆之民也方茲久旱農夫嗷嗷日待浸灌之澤有如時雨適至身拘於官不得反顧其私豈不害事而致怨乎臣謂天降災盭正當恐懼修省静以待之而更興大役重擾吾民恐非所以應天也臣非不知開河之為利今正非其時耳又有咈人心者數事請遂言之劉光世賜第漕司收買材植凡數十里外有以木栰至者不問大小長短盡數劄下不許賣外人已買者或留之而未償其直未售者或抑之

而日損其價艄栰鱗次敝塞河道其所使令倚勢騷擾頗為民害如此不急之役獨不可少緩乎此一事也叅選冗員充滿邸肆類遭疑文百端沮抑且如沿海巡尉透漏私鹽滿三十斤並礙差注雖已叅部必須下元任州縣再取保明坐此留滯者皆是初叅選人極多如縣丞司法雖多不許破格差注然如廣南州軍多是土人權攝動經年歲蓋内地經任人往往不肯肎就臣謂與其冒濫權攝孰若期以一年或三季許破格注擬庶使

寒士無滯留之歎此二事也近日諸營寨强刺百姓充軍已蒙聖旨禁戢今稍革矣然已刺者多鄉村良民或負販小商或單丁養父母之人雖多與衣糧非其所願臣願特降睿旨明赦將校等人强刺之罪聽其放出給據得歸農本則鼓舞者多矣此三事也恭以陛下憂勞之極至於不御葷肉則凡可以順人心合天意以召和氣而消災沴者宜無不為況此數事頗關休戚近在目前惟聖慈加省幸甚

中書舍人洪遵論禱雨恩所當戒劄子曰臣竊見涉冬至今累月不雨人情嗸嗸無以為命陛下夕惕為治孳孳在民閔雨之心形于夢寐緇黄祈禬靡神不宗以至賑飢窮決犴獄止屠宰出廩粟大官供膳蔬素幾旬每對公卿大臣焦勞憂嗟見於睟表左右從御瞻顧動色上天孔昭若響若答三日之霖應誠洊至中外相慶懽喜欲舞天下幸甚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蓋至七年而後已春秋於魯僖公書三時不雨以見其憂民之切

今陛下不忍百日之旱濬發精誠求之於飲食言動之間曾不淹辰而丕應如此視成湯之七年魯僖之三時超然遠過有盛德而無愧辭人生實難萬世而遇大聖吁其偉哉臣立朝日淺蒙陛下恩顧最厚不敢作為頌詩以颺大澤獨有惓惓之意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念萬幾之間其所當戒有在賑飢決獄四端之外者永思所以上當天心下愜民情如今日禱雨之誠則治道光明可以粃糠千古尚何成湯魯僖之足云哉臣愚

無識惟陛下留神

遵為祕書省正字乞禁奏祥瑞疏曰臣聞春秋之作以示萬世規戒上之日食雨雹隕星震雷下至多麋有蜮蝝生有蜚之類纖悉必載獨祥瑞之事闕然不聞豈二百四十二年間皆無可書之實聖人垂教以為無益故也秦漢以來世主往往憑藉以文太平故此說浸盛至若黃龍見于劉聰蒼麟白鹿見于石虎鳳凰騶虞見于王建之世是乘時僭竊何瑞之有而其導諛之臣曾罔

聞知史冊班班蓋有春秋深意惟元魏世宗時芝生太極殿崔光舉莊周所謂氣蒸成菌指為不祥其言忠切可為後世龜鑑恭惟陛下聖謨天造光啓中興歳仍金穰可謂上瑞紹興初蜀郡有以符瑞來上者亟行削秩四方聞之莫不歌誦聖徳十餘年以來權臣擅朝矯誣瑞應邪諂之徒迎合朋附藉此為進身計臣不敢縷陳如衢州之寶碑則設心獻佞類於符命贛州之木成天下太平字鍥刻甚明識者嗤笑福州之竹實則傳記所

載初非吉證揆是三者槩可見矣臣愚欲望睿慈專下

明詔自今州縣無得輒奏祥瑞其卓卓顯異不可泯者

上之禮部庶幾洗滌澆風化為忠厚以稱陛下謙慎之

本意誠非小補臣愚無識惟陛下留聽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高宗紹興六年地震秘書正字張嵲上奏曰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

黄次山上奏曰臣聞日食地震陽微隂盛也隂盛則静者動陽微則明者晦推類言之則妻者夫之隂也子者父之隂也四夷者中國之隂也小人者君子之隂也陛下春秋富盛嬪嬙稀簡幃幄之私行義未過二年之間大興重至意者四裔伺隙而君子小人之際尚煩聖慮乎今承板蕩之餘顛沛之勢財不足自富兵不足自强天下喁喁未絶望於中興者徒以陛下克巳自强大臣同心事國悔過求言而善類稍進也近日士論頗謂

朝廷甘受佞人而外欽正士聲音之拒禮貌之衰有得之於言意之表者此非陛下之福也自古求治之君當軸之臣夫豈惡治安而樂危殆薄君子而厚小人然多不免焉者何也君子難親小人易狎也願陛下以父兄為意大臣為人主受言厲謇謇之風恢蕩蕩之德遠浮諂近端方搢紳之間衆不可蓋其有公忠自奮敢獻異同不可狎而親者宜隆寛褒直俾充本朝不宜盡聽其求高舉遠引不留自助也人主父天母地子養元元父

虧明毋震動子訛言相恐古人猶懼況食於三朝震其國都元元飢餓自相魚肉而不思消伏之計乎惟陛下奮乾剛之威大臣擴包荒之度拔進英俊以强本朝此抑陰崇陽應變之至權也震食之異庶幾可銷標季之運庶幾可復兵革之憂庶幾可弭陛下召臣千里誠冀有補萬分發承天之至言指米鹽之細故末殺災異熒惑聖聰則非臣之忠也故不敢不盡愚衷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以地震應詔條陳八事狀曰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况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其敢隱默輒罄狂瞽冐塵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

聞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静為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考而知乃者六月乙

已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外患兵革女子小人皆為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化災為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

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以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為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疎遠不識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為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過則怠於修省此乃所以為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

營繕又具例以勑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俟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南為形勝之地在今日為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與安實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

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睿斷人人

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遥制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投龜而決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兵所以為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内輕外以為强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

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盡屯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

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撝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為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為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棊家之爭先法耳故善棊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之勢亦必聚其士卒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頴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擣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

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坐困錢糧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糧餉為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有家者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為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綿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匱於

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
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
浙閩廣悉皆登豐目今米價已減將來穡事告成
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
充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
由是觀之國以兵為命兵以食為天何可少緩夫
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
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

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爲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分配人户强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㫖令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無邀阻糜費則人户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既

改交子之法以為關子即與見錢無異自可通行唯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户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誘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為長久之計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之𦨭海舟

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置耕牛道里遼遠率多斃踣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哉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

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

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為策亦不責州

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

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為生事

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守泉州城委官

體究裴廩以修衡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

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

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頹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為籓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敵騎驚近邊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騷擾非以修城之故

應沿江州郡侯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覩近降指揮禪林僧徒貧病不能貼納者先以常住代支續令拘收還納自非出自聖慈曲加矜恤何以及此然臣竊謂僧徒中有財利者多是律僧營生與俗無異雖重取之何所不可其禪林中僧真實學道之人一缾一鉢隨時粥飯往往無

餘令使之貼納非唯貧病無自而出亦有害其學道之心聖慈既加矜恤許令常住代納固已深慰物情伏望特降指揮委州縣體究實係貧病無可貼納之人令本寺常住代支更不拘收還納庶幾學道之流得以安心浄業此亦仁政之一端也伏乞睿察

綱又上奏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

若而為豐歲此和氣致祥之符也政令乖戾咈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若大旱流移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慮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

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虚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丈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

不為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正素備無待倉猝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強敵憑陵僭竊窺伺乇兵淮㳬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去來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廪禄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斂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取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寛民力寛然後天

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所以願陛
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
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
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
乞閒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輙復自竭陳其大畧
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藴
為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仰酬大恩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伏觀十三日赤氛夜起

横貫斗柄士夫驚嘆莫知所自况職在言路者又當如何竊考自古天變人主所以謝之者不過避正殿減常膳而已陛下自登寶位未嘗輒居正殿而飲食菲薄幾同臣下其所以事天者蓋亦無所不至矣而天變若未息焉其故何也蓋嘗考康定元年春三月京師大風晝冥經刻是夜東南有黒氣横亘數丈赤兵氣也黒殺氣也用兵之時豈免兵氣廼於殺氣則為變尤大矣然仁宗之時則朝廷無事人物繁庶其致治之道過於成康

是果天變不足慮乎蓋仁宗皇帝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此天變所以不能為災也陛下切切願治之心固無愧於祖宗矣然風俗頹壞為日滋久雖欲正之不能遽革故今日綱紀未肅賞罰未信叛臣未去姦贓未減比之仁廟猶有愧焉此臣愚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臣愚欲望陛下下責己之詔來切直之言號令必行無使壅遏所以肅綱紀功過並錄以稽邪正所以信賞罰按僞籍以考張楚之臣不使靦居侍從臺諫則叛臣遠

刑書以責貪污之吏不使分布内外要職則贓

如是則陛下體天之責亦無愧於仁廟雖有殺戮

萬四十餘年中治洪止於兵亂而已耶蓋天心不

一心是已有係於人則無愧於天不必於人心之外

天也五季之末康澄嘗有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

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

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

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

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
可畏蓋天變不常所以戒人君倘能自慎何足懼耶人
事不修所以兆禍亂苟不知戒斯不亦可畏哉陛下於
其所可畏者日加慎焉則所謂不足懼者又何能為陛
下累乎惟陛下察之

陳太方代人上殿劄子曰臣觀自古中興之君未嘗不
有災祥以警戒之豈天之獨私於是耶蓋亦愛之深耳
在商高宗則有雊雉之異在周宣王則有旱暵之虐然

爽修省故其功德由是以興恭惟陛下念雨澤

誠惻怛形于詔令下至閭巷垂髫戴白之民莫

郡盛德謂陛下焦勞閔雨之心商宗周宣殆有加

雖雨方今斗米不啻千錢尚且踊貴未已萬一雨至

時饑饉之患有所不免流離之民聚為盜賊勢不得

慮臣愚欲望先勅有司經畫邦計逆為之備使儲蓄

處定無至乏絕近降詔書之外凡一毫未便於民者

並令罷去以成陛下中興之政雖聖心焦勞格于上下

必無雨澤後時之患臣妄言之蓋亦為國先慮不勝區區而已

監察御史龔茂良應詔上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憸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

樞密檢正尤袤上奏曰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

人心舒暢則悦抑欝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廪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欝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

高宗以彗星見詔求直言吏部侍郎晏敦復上奏曰昔

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毁譽亂真直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毁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

起居郎胡寅上奏曰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

明親決寃獄則甘雨應期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畧也不修人事而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政也宣諭官以數君德求民瘼為職乃以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況封為夫人爵稱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稱龍母五子夫何物哉舍彼介鱗襲我冠裳無乃反常失禮為後世笑乎伏望聖斷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為急若政平訟理民無愁嘆和氣所召必有豐年更不得陳乞廟額崇修淫祀以為

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五子封爵詞
命臣未敢撰行
孝宗隆興中起居郎胡銓應詔上奏曰臣聞位卑而言
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臣近奉聖旨以
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意者政令多
有所闕賞罰或至不當朕雖側身求應以實卿等各思
革正積弊勿徇倭私務塞災異之原稱朕寅畏之意臣
伏奉聖訓中夜以興思所以對欲遂言之則懼位卑言

高之罪欲嘿而已則又惡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之恥退自惟念與其忍恥以生曷若獲罪以死況聖明在上容受狂直萬無獲譴以死之理臣何忌而不言伏讀聖訓曰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臣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也謹按春秋書不雨書旱夫旱亦不雨奚又書旱得非旱比不雨加甚乎且春秋書旱必於夏秋不雨皆於春冬周之夏秋則建午建未建申皆其月也是時天或不雨則盛炎曝物立致

枯槁故詩云旱既太甚赫赫炎炎不雨雖無是酷然甚者亦兼旱焉如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雖皆歷夏抵秋而不言旱者蓋事起春冬不可書旱已書不雨則不可中變言旱故但提其月而總言之欲人觀文則知旱居其閒且見其災之久也若不為災經自不書故經無書一時不雨者不為災也雖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者蓋譏莊公冬不雨猶不恤民力明年春又城小穀也其

他不雨必踰時而後書為災之深淺覩文則辨焉云冬十月不雨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者則見夏無麥而秋猶有救也僖公二年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文公十年十三年是一歲之望盡失也八月雖雨已後時而無益故畧而不書不為災者但書時莊三十一年為災輕者書首月僖二年三年重者總始末而言文二年十年十三年書法如此正欲别為災之輕重而傳云不雨不為災夫萬物須雨而生須雨而成一

時愆亢猶有所損且不雨有幾彌年者三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安可謂不為災乎穀梁謂一時不雨為閔雨歷時不雨為不閔雨且僖公果有志於民則必不愛牲幣懇請禱祈經亦必書如詩之雲漢以著其善今但云不雨則憂民之意於何見乎陛下深閔秋陽亢旱誠得春秋書不雨之微旨然宣王憂旱之誠不過禱于先祖以及山川鬼神蓋祀典之正非若今徼福于佛老氏為異端之教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不雨之旨躬行周宣憂旱之誠

以應天可也飛蝗在野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隱五年書螟釋蟲云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螣也食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根者言稅取民貨財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以食處爲名陸機疏云舊說螟螣賊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㑹義曰螟螣賊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㑹義曰

此亦重民命之至也漢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今州縣吏貪墨殘民去朝廷遠者萬里近亦數百里陛下不得而見也怨嗟之聲陛下不得而聞也故天出災異自淮以南蝗飛蔽天以告陛下爾守令之間豈無一人如密縣中牟者乎臣願陛下嚴戒監司守令有貪墨殘民者必罰無赦是應天以實也星變數見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案魯文十四年有星

孛入于北斗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嬴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也時中國既亂吳楚並侵兵革縱横之應也魯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劉向以為時楚疆宋衛陳鄭皆附之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魯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其後楚滅陳之應是春秋星變皆以吳楚陵中國也今年正月壬辰其日歲旦風從乾位來風為號令廼號令不時之

沴戊午雪陰盛陽微之沴三月丙申日有背氣如仰瓦其夜大雨雹癸卯夜月入太微己酉日復有背氣丁巳立夏其日風從艮位來五月癸卯夏至風亦從艮位來皆與正月壬辰同占七月丙申太白經天法曰晝見午上星家謂去日四十七度差遠故見臣謂不然易曰日中見斗豈亦謂去日遠也其夜月入氐壬寅夜月掩壘壁陣星又流星出天市癸卯夜月入羽林軍乙巳日左有珥丙午夜流星出天市巳星癸丑夜流星出織女又

月犯井丙辰夜流星出輦道此皆春秋之所畏也又如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此又變之大者臣謹案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戎執天子之使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宿在畢主邊兵内犯象後狄滅邢衛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時戎侵曹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後狄滅邢徐取舒楚滅弦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後楚伐鄭狄滅溫楚伐黄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時楚滅黄狄侵衛鄭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後秦獲晉侯楚敗徐于婁林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晉滅江楚滅六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楚滅舒蓼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楚莊遂彊諸夏觀兵周室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後楚滅蕭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後楚滅舒庸襄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比食又既象陽將絶乃中國衰微之象也楚子果從諸侯伐鄭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八年之間日食七

作禍亂將重起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後楚滅陳滅蔡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時吴滅徐楚圍蔡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後楚滅頓越敗吴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周室大壞荆蠻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從楚圍蔡以楚為京師由是推之日食皆為陰盛陽衰微之應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書日食星變之旨躬行宋景一言之善以應天可也臣伏讀聖訓曰意者政令多有所闕賞罰或至

不當臣又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而修政事以恭禦厥罰也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士文伯謂晉侯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是天變繫於政令之闕也明矣魯莊三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啖氏云莊王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斯言當矣夫聖王礪世之術惟賞罰而已賞當功則錫命一人而萬邦懷若師之

九二是也若宜罰而賞則寵一簒弑而亂臣賊子迹接而起矣然則去天宇以貶之以明賞罰天之公理也是天變繫於賞之不當也明矣今政令之闕有十監司牧守數易一也州縣差役不公二也孤寒困於舉將三也吏員太冗四也任子太濫五也朝令夕改六也衣服無章七也獄訟多寃八也酷吏殘民九也部胥阨塞衣冠十也至如賞罰不當殆有甚焉如近日宿州諸將臣竊謂賞太重罰太輕昔太祖皇帝親征晉陽契丹來援太

祖令何繼筠分精騎數千拒之石嶺關斬首千餘級其後遂平并州其功可謂大矣止拜建武軍節度而已李漢超從太祖平李重進關南之功亦大矣及卒太宗皇帝止贈太尉忠武軍節度而已宿州之役比之晉陽關南之功不啻九牛之一毛而諸將超拜官爵加繼筠漢超數等有如平北敵恢復中原不知何以賞之昔周世宗屢為劉旻所敗遂大燕將士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震果敗旻于高平取淮南定三關夫

一日戮將七十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振復如此得非巽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太祖初有天下嘗謂唐莊宗姑息將士朕則不然惟有劍耳諸將股栗削平僭亂捷如破竹自靖康板蕩將四十年國勢不競日就委靡豈有他哉罰不必行將不用命近者宿州之敗士死于敵及為庸將所誤而死者數千人積屍如邱暴骨滿野而誤國敗軍之將乃以宿州所得之金厚賂權貴巧為游說以自解偃然安處善地而戮不加焉籍沒不行

誅戮不加上天見變昭然明甚臣願陛下信賞必罰以
太祖為法號令將士以五代為戒斷然必行正心誠意
以應天可也臣伏讀聖訓曰朕雖側身求應以實卿
等各思革正積弊勿徇佞私務塞災異之原稱朕寅畏
之意臣又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而去華
務實求直言以自警也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案魯莊
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
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以自全安也如人

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諶祖己成王泣金縢
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絶修廢舉逸裁什一之稅
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
仁災消而福興矣嗚呼向之言可謂深切著明汞應以
實者也人君如堂人臣如陛堂峻乎其高其情與下遼
絶固難以喻陛隤乎其卑其情與上遼絶固難以通豈
上下之情不可合也其患有十焉上之患七下之患三
愎諫以拒人飾辭以文過作威以臨下恃智以衒物矜

慧以取勝自廣以狹人耻過而作非君之患也便僻善柔便佞臣之患也愎諫以拒人晉惠是也飾辭以文過文皇是也作威以臨下漢宣是也恃智以衒物德宗是也矜慧以取勝顯宗是也自廣以狹人漢武是也耻過而作非靈帝是也人主有一于此則便僻之臣進矣善柔之臣逞矣便佞之臣奮矣如此而欲臣下各思革正積弊勿徇佞私是猶植曲木而望其影之直也不亦難乎自古聽言納諫莫如堯舜惡直醜正莫如桀紂堯舜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桀紂臨諫臣梅伯剖直臣比干雖有關龍逢三人不能救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横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陳蕃天下横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賊臣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時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已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

大寶行又將去惟臣在爾今臣復以瞽言妄發是臣又將去也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昔辛甲七十五諫劉安世論胡宗愈至二十四章諫者不厭其黷而聽者不厭其煩今言一出而亟遷疏朝奏而夕罷言者不得盡其意聞者莫不駭其遷張震王十朋之去朝士莫不扼腕結舌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稱寅畏之意臣知其必不能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之旨亟改前日之弊推誠務實以應天可也臣伏讀

聖訓曰劉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照會仍依今月十二日
已降指揮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終有以見陛下至
誠憂災思聞時政闕失而惕厲以自改也臣聞之詩曰
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傳曰命百官官箴王闕夫古
之聖帝明王衮職不云無闕而欲補其闕王政不云無
闕而欲箴其闕大哉言乎此亦陛下欲聞闕失之意也
臣終請以春秋明之謹案魯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
有食之明年三築臺聖人書以惡之謂其不畏天戒而

勞民也今天變屢見而土木之役踵相躡怨讟嗷嗷口衆我寡臺諫不敢指陳侍從不敢睥睨陛下處蜩螗蠖濩之中必不能盡知也陛下天資仁儉寧肯知而不戒耶臣又聞道路之言諸軍陰遣悍卒白晝於市井捉人手執竹筵以度人長短有及則者即三數卒擁入軍中謂之拖軍怨憤之聲所不忍聞村民相戒不敢入市輦轂之下有此寃抑況千萬里之外乎臣又聞陛下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文臣自承務郎以上各轉一官斯言一

傳天下鼓舞今乃以一人之言格二百員朝請大夫轉行之命夫議赦之日知其太濫削之可也勿許轉行可也大赦既行始以為濫而格之失大信於天下復有大於此者乎傳曰主聖臣直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夫非主之聖則臣不容直非邦有道則言不敢危惟陛下上法堯舜留神財擇

乾道間銓以災異應詔上奏曰臣聞主聖臣直非主聖則臣何敢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非邦有道則言安敢危

臣八月一日伏准省劄七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有害秋成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臣伏讀聖訓見陛下畏天憂民聞過思治之切也夫謂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是畏天之切也謂江浙水潦有害秋成是憂民之切也令臣等疏陳闕失是聞過之切也又及當今急務是思治之切也臣幸蒙大問敢不上體陛下懇惻之意

而索言之臣聞春秋書雨雪水火皆謂之大何也雨雪常也以大然後為害水火常也以大然後為災今江淛水潦遠及襄漢與春秋大水何異推原厥咎豈無所自哉臣嘗攷漢董仲舒劉向鮑宣谷永之疏皆歸於宦官女寵小人夷狄之盛此四者在廷之士類能言之臣不暇遠引以瀆天聽然聖明在上必無此等借曰有之安得不致陰沴臣願陛下監鍾離意之奏如商湯之自責覽仍叔之語如周宣之側身以恭禦厥罰可也謹案食

貸志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捐瘠墨子七患亦云禹有七年之水而民不凍飢何也備先具也今數路水潦曾不逾時而穀已翔踊民已流殍國之無備甚矣臣願亟詔遭水州軍多方賑卹使民被實惠無至流移亦救災憂民之先務也臣聞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說詩者謂衮指君也君職有闕仲山甫能彌縫而補之則補君職之闕者大臣之事今陛下不以責大臣而令臣等疏陳闕失是欲聞過之切也臣嘗學詩至小雅六月論闕

詳矣其大略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臣每讀至此未甞不掩卷太息也臣願陛下監鹿鳴和樂之缺而待遇臣下盡誠監四牡君臣之缺而進退大臣以禮監皇華忠信之缺而遴擇使臣監常棣兄弟之缺而敦睦大倫監伐木朋友之缺而肇修人紀監天保福禄之缺而寅畏天命監采薇征伐之缺而精選將帥監出車功力之缺而愛惜名器監杕杜師衆之缺而揔覈軍實監魚麗法度之缺而謹守成憲監南陔孝友之缺而訓厲風俗

監白華廉恥之缺而旌表孝廉監華黍蓄積之缺而損節浮靡陛下所謂缺失者尚有大於此者乎當今急務莫急於備邊北有金人之患西有川蜀之慮金人之患宜詔兩淮宣諭嚴為守備如趙充國圖先零之策川蜀之慮宜擇大臣有威望素為吳璘信服者以涖之臣聞道路之言皆謂今之大臣有威望素為吳璘信服者無出張浚宜起浚帥長沙或鎮荆襄以遥制川蜀臣聞沈介前在成都為吳璘靳侮五十四州之人岌岌然有是

乎借曰有之陛下亦安得高枕而卧也臣竊聞敵人恐喝我求索無厭臣謂今日和議有可爲痛哭者十臣請爲陛下極言之今日之患兵費太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屈何以堪之可爲痛哭者一也海泗唐鄧之人不下數十百萬一旦與之是陛下無故驅數十百萬生靈置之死地可爲痛哭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絶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

江不守則江淛決不可安可為痛哭者三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陛下拯溺救焚如赤子之望慈父母也一與敵和則中原絶望後悔無及可為痛哭者四也自頃秦檜用事力主和議生民膏血竭於敵廷之供億朝廷威勢屈於鄰國之詭謀民愁盜起齊述一變殺數萬人郡國二十四同時大水今和議雖未必成民皆曰又將竭吾膏血瘠中國以肥敵矣歸正人噭噭然曰又將如秦檜時執我北還以膏敵人之鈇鑕矣兩淮之

人嗷嗷然曰又將如前日疲於敵使之往來而奔命不暇矣可為痛哭者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賢士大夫國之元老相踵引去檜末年遣張常先汪君錫綢羅張浚胡寅等三十七人欲竄海島賴上天悔禍檜即隕命而三十七人者幸脫虎口然趙鼎王庶李光鄭剛中曾開李彌遜常同魏矼高登吳元美楊煇吳師古等或死嶺海或死罪籍寃憤之氣徹天今日和議萬一或成則不附時議之士復蹈前日之禍必矣此

可為痛哭者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遣路允迪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敵復請和其反復如此檜猶不悟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陛下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為痛哭者七也頃者敵人移書盡取歸正之人檜一切還之如江西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人幾至謀變今敵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必反側生變不與則敵決不肯但已

夫反側生變則蕭墻之禍深敵決不肯但已則必別啓釁端卒有逆亮之謀陛下何以待之此可為痛哭者八也自檜當國二十年空竭國力海内乾耗迨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為痛哭者九也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文靖公沆賢相也嘗謂王旦云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北敵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敵和中國自此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十餘年間祥瑞天書土

木之役不息東封西祀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李文靖之言夫祖宗全盛之時尚以和議為不可況今日國勢委靡如此而復唱此議使上下解體士氣惰怯溺於懐安之酖毒國之老成如張浚張闡王大寶王十朋金安節黄中陳良翰相躡黜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韓愈云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是可輕乎此可為痛哭者十也陛下乾剛獨斷如太祖皇帝臣願堅守和不可戍之詔力行其志自彊不息則冦敵何足患哉天變水

災亦當消縮不勞聖慮矣臣又聞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彗出營室北避殿減膳彗十有四日而滅夫真宗皇帝所以致彗滅之速其應天之實蓋在於心之精微而不止於避殿減膳而已也陛下聖訓謂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臣願以咸平應天之實事事而思之懇懇而行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

洪适以水災應詔上奏曰臣聞災變之發率多緣類而起漢儒一一牽合則有附會不經之失然理之當者亦

不可因噎廢食而曲為之說臣謹按漢書五行傳云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姦軌並作魯莊公十一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厥後水災皆歸之軍興民怨所致國家自數載以來兵民死于戎事肝腦塗地者不鮮父母妻子啼號之聲未絕也陛下有兼愛南北之心而强敵變詐干戈未可得而戢今水不潤下江湖逆溢田疇溝澮與河渠連而為一已秀之禾不得而穫下民咨

㓗未有生意官無積藏安得人人而飽之霖潦彌月勢猶未已陰氣可謂盛矣陛下畏天愛民至誠惻怛明詔廷臣使之盡言堯舜之用心也臣愚以謂陰勝陽之沴敵人闖于外姦宄𤯝于內也今外之所以禦外侮者朝廷有潛筭小臣不敢輕議而區區愚慮竊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臣入對之始及輪進故事皆以歸正人為憂繼因晚召亦嘗奏陳仰勤天問矣數旬以來漸已萌芽臣幸因奉詔敢復詳言向之為美談者皆曰中原遺黎

望王師之來則簞食壺漿願削左衽所以襁負而至又其思慕聖德之切者臣在江淮之間二年所聞殊異於是蓋山東仍年旱蝗耕者無所得食故扶老攜幼南來偷生又聞趙王世隆之徒聚衆攻剽彼國指名蹤捕亦以荒歲故牽連親戚相率來歸其意蓋欲王師恢復因得乘勢橫行逞其所欲上可以得官爵次可以得金帛子女不失歸其故鄉既來之後大失素望更相嘆恨而將帥所部又役使罵辱無以得其歡心去夏賈和仲以

督府之令驅其孥累數萬口冐暑而來絶海遇風已葬魚腹而婦人老稺數百同舟蒸欝相摶疾病枕籍死者不暇瘞埋既抵所乜雖計口給粟不能充飢愁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實在於此初到京口則掘山中草根以代蔬茹數月之後三五成羣掇拾棄菜敗蘆于市廛之閒其計無聊何以久處此臣目擊耳聞者如此其人之在山東皆有室廬南畝生生之具自若也今父子數口雜于方丈之舍上雨旁風無以蔽障甚者寢處于泥淖

獻納之臣亦嘗有以修德之說獻忠于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詩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堯湯宣王之所以應天者蓋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胡為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諂諛者未去有以害吾之治乎聚斂之臣未斥姦贓之吏未除有以蠹吾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過

有以傷吾之仁乎旨酒之嗜聲色之邇毬馬馳騁之娛有以累吾修身之德乎責己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蓋言出入起居之間罔不欽顛沛造次之際必於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是不惟可以弭災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效功業當復見於今日孰謂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耶臣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

汪應辰論災異劄子曰臣伏見去歲冬溫無雪近方立

春而震電雨雹不三日間繼以大雪謹按春秋魯隱公
九年周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說者謂雷未
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八
日之間再有大變蓋俶甚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
重仍唯此一事不復再見況今者當冬溫無雪之後既
震電又雨雹又未及三日再有大變則非特春秋所書
之比也詩曰敬天之渝又曰畏天之威伏望陛下精思
熟慮諏訪正論脩省庶事以盡敬畏之實臣不勝惓惓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六